養民学談序

[illegible]自[illegible]張公之緒論也公潛心問

[illegible]而此篇

[illegible]汗漫卒貽覆瓿之譏
[illegible]是編根理道流心性闡幽灼
[illegible]化棕物該變曰談道曰談理曰談治曰
[illegible]文曰談子曰談史曰談經曰談書凡十
[illegible]醇議種種互陳至尚友
[illegible]論其世若薛文清之忠貞羅文毅之剛
[illegible]懿之恬靜鄒汝愚之敏銳每每稱述而顯
[illegible]之則公之潛心是集亦自有得矣蓋嘗深探
玄覽由筮仕迄今敭歷中外皆能守正履道而不
緇涅於時著之爲言自有不可沉滅者嘗觀之易
矣風行水上曰渙言天下之至文也而六四以柔
順居正卒能佐九五濟天下之渙以成光大之業
焉公茲談也適於舟中得之逍遥水上謝脫塵坊
翛然有憑虛御風之趣宜其遐思睿構旋吐旋露
著爲確然不易之正論也曰浮談者公之自名則
然爾然乎否也異日當鉅任以襄贊
昭代文明之治其執此以往學者將浴德飭躬博聞
詳說以趾芳先哲而造六經四子之淵泓尚於是
究心焉若徒以資博物供談柄而已也則亦淺淺
乎論文矣豈公立言意哉於是授雲南守董君原

道刻之而僭序其首云
大明隆慶四年庚午季春吉旦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前奉
勅提督湖廣學政副使監察御史吳郡鳳竹徐栻謹
撰

蓬底浮談目錄

卷一 談道
卷二 談理
卷三 談治
卷四 談學
卷五 談文
卷六 談子
卷七 談史
卷八 談史
卷九
卷十

談史　談經易
卷十一　卷十二
談經書　談經詩
卷十三　卷十四
談經三禮　談經春秋
卷十五
談書

蓬底浮談目錄畢

蓬底浮談卷之一

蓬底浮談引

隆慶改元北上往返舟中自夏徂冬凡五月蓬窓唯貯經史百家及携黃項揭諸生而已盡日清閑無事或整襟危坐或展卷泛觀或彼此辨論有臆有疑有得輒書于冊以備遺忘之官永昌復于暇日類別之將就正于有道也自以得之水上而妄論亦如流萍飄梗泛泛悠悠不根着于理道故命之曰浮談云耳隆慶戊辰十有二月丙午浦江張元諭伯啓識

長乐郑振铎西谛藏书

談道

貧賤富貴命也然而有安貧賤處富貴之道焉故君子不委於命也吉凶悔吝數也然而有趨吉避凶免悔去吝之理焉故君子不泥於數也

天下之事難之則無不易易之則無不難

誠者純篤一心而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詐者機械百端而不能欺妻子愚童僕

言不必信此其所以常信夫子荅昭公知禮之問荅魯大夫辮而牀之問是也行不必果此其所以常果夫子之去齊去魯是也

舍者常不足非不足也心無厭也廉者常有餘非有餘也所願約也蜀羅沖以車馬衣糧貽君平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富子貧何謂有餘君平曰吾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無所用之非有餘乎亦可謂自得之名言矣若聖賢則素位而行貧富皆無與於己浮雲之過太虛耳舜之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周公之勞謙下士赤舄几几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是也盖窮則進德脩業惟日不足達則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於

貧富奚有哉君平之有餘又不足道矣

龜之卜蓍之筮皆所以決疑耳若真知其必然而無疑固不待卜筮帝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是也爲善必吉作惡必凶又不須卜筮南蒯將叛筮得坤之六五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夫易不可以占險是也故志定者鬼神不能違作善者鬼神不敢違是以君子先言人事而後言天道先言得失而後言吉凶

人知利之害身而不知名之害身爲尤甚故老莊善於逃名而聖賢則身名俱全矣君子必欲身名俱全其惟有而不居矣乎有而不居者吾夫子所論持滿之道是也

容忍足以成萬事褊急不能勝一人

或謂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未必皆驗予曰心逸日休非祥而何心勞日拙非殃而何故不待驗之成敗也矧天之既定毫髮不差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福流百世桀紂秦政之覆宗滅祀皆其彰明較著者也又焉可即一二事未定之天而遂尤其不驗哉

陸務觀曰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覬身後福報若
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真
名言也三復之令人自愧但謂士人常事猶爲未
廣彼農工商賈之爲善獨非常事耶
匹夫有志則雖强不能易其守王蠋自經是也微物
有靈則雖智不能用其詐羣鷗飛去是也
治己貴剛剛則奮發而不怠接物貴柔柔則含忍而
渾厚而無[illegible]辨是模稜也非渾厚也謙孫而無節介
是諂媚也非謙孫也寬仁而無剛斷是姑息也非
寬仁也聰明而無識見是臆度也非聰明也簡易
而無執持是闒茸也非簡易也
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梁武帝不用羲牲謂之仁
不可也而周公之誅管蔡石碏之戮其子謂之不
仁可乎諸嬖臣與崔杼之難趙苞重君之城謂之
義不可也而伊霍之廢主公孫申之後君爲之不
義可乎魯之郊禘昭公之習儀謂之禮不可也而
舜之不告而娶夫子之微服過宋謂之非禮可乎
雝子王孫啓之料楚必敗張趯之度晉將卑謂之
知不可也而舜之不逆象詐甯武子之邦無道則

愚謂之不知可乎尾生之期人直躬之證父謂之信不可也而觧揚之紿楚酈寄之賣友謂之不信可乎故行當酌乎中理貴論其至

君子之成心與小人之私心有間矣以言乎害道則均也

君子動而畏禮法故人亦畏之小人動而侮禮法故人亦侮之

好異者詭人也其心僻好飾者夸人也其心浮好勝者傲人也其心驕好奪者貪人也其心侈好察者纖人也其心隘好動者躁人也其心淫好談者淺人也其心踈好僞者詐人也其心誕好俗者鄙人也其心陋好訐者奸人也其心險好辯者矯人也其心誣好亂者凶人也其心狠觀其所好而小人之情狀思過半矣

士夫之大節不過進退二字有一毫苟且之心即流於鄙夫無所不至矣

莊子記夫子之言大抵多誣惟人間世篇人臣之事君也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人子之事親也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其言純粹似出於夫子

好勝人者必負能自屈者必伸

莊生記子貢之言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有味哉真子貢之言也然非子貢之可及也程子謂顏子非樂道也意亦相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聖人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六合之外聖人所不知也將焉得而論之哉故道在邇而事在易高談玄遠無益也

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有味哉其言乎推之於人則寐極方寤孟子所謂夜氣是也故即夜氣足以見人之心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吾心莫非仁也無所感觸而仁無所見矣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生焉則吾心本具天地生物之心者於此可見故即惻隱亦足以見人之心

度事而預謀不如隨事而曲審慮人而用知不如因人而善處

子羔避難以行不徑不竇而夫子則微服而過宋申生不逆父命坐以待烹而大舜則盖井必出焚廩必下故權以酌輕重而後中道得智以觀會通而後典禮行明於小而暗於大泥乎常而忽乎變非

君子之至德也

韓非辯者也故死於說晁錯智者也故死於謀尾生信者也故死於諾申徒狄介者也故死於憤黔婁潔者也故死於餓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盖物各用所長而終以所長困羊持角喜觸故其羸亦在角也苟使學而知道權而得中則所長爲懿德矣豈徒殺其身而不足以成仁乎是以君子莫先於務學

居家貴儉儉可以久居交友貴淡淡可以久交必然之勢也

范滂將就刑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吾未常爲惡非至論也夫君子之必爲善而不爲惡也非曰爲善有福故爲之也非曰爲惡有禍故不爲也矧善非一端道不易盡論語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中庸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君子之愛身以存道固如此范公處危亂之世譊譊然自相標榜以犯小人之怒則禍由自取非善之善者也是爲善之未至也而歸咎於爲善不亦過乎

世間禍雖多端不過貪之一字故斃於豔姬竭髓者

貪乎色者也敗於黷貨無厭者貪乎財者也滅於寵祿大過者貪乎位者也殺於爲人所忌者貪乎名者也唯好善若饑渴孳孳不已則有益無損君子不謂之貪矣夫子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其斯之謂與世不務貪其在我易得而無禍者而務貪其在外難得而有禍者殆亦不思云耳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吾儒以理制欲則私不害公人不篾天一人之情乃天下之達道所以通之萬世而無弊也釋氏欲幷其欲而去之反爲一人之私而天理人倫亦因之以隳敗矣其賢智者之過與故夫婦之淫非也節其淫而夫婦之道得矣遂不娶妻豈天地生育之性乎飲食之過非也節其過而飲食之道得矣遂不血食豈祭神養老之禮乎至若去君臣離父子塵刼世界而欲禪定以爲潔皆起于一念惡人欲之心而不知以理制之則人欲聽命于理固不待盡去而後爲無欲也故聖人以理制欲則人亦天也私亦公也釋氏屏除人欲則雖棄親出家謂之自私則可耳不可謂之無私也聖人太公順應則靜固靜也動亦靜也釋氏坐禪求定則雖心如死灰謂之滅性則可耳不可謂

之定性也

或問心性情何以辨子曰心性情非三物也不可大辨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是情之無所偏倚便謂之性故即情之善遂可以知性之善非情外別有所謂性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蓋性即是心程子謂心如種焉仁則其[illegible]是也非性外別有所謂心也若以心爲性[illegible]室廬人畜別爲一物以居郛郭[illegible]以心爲將性爲在營之軍情爲臨陣之軍則是心性情各爲一物心特主之云耳離而爲三者矣至以寂然不動爲性感而遂通爲情亦有病夫指喜怒哀樂之未發爲性是矣而謂未發非喜怒哀樂可乎是專以感爲情不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已動者也而爲仁義禮知之端是專以寂爲性亦不可也

居危亂之朝而委曲以自全不如退而遂志也當紛華之地而勉强以自制不如避而靜處也

聖賢善善長惡惡短善則取之揚之惡則遏之隱之是天道也故曰順天休命今君子惡惡過嚴是以

已律人也何其不恕乎陽明先生曰好字元是善字惡字元是惡字可謂警語令人惕然矣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先儒釋之曰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大一也旨哉言乎其深於易者乎夫混沌之初惟此元氣耳更無別物又有何理觀周子太極圖上一圈分明是一箇混合未分之象可默識矣朱子乃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不知未有天地理將何所寄着耶夫理者條理也天地之一陰一陽一剛一柔闔闢動靜施受消長粲然有條則指爲天地之理萬物之親上親下或飛或走形形色色生生化化粲然有條則指爲萬物之理故書傳凡謂之理皆假借之空名也有此物而後有此理也今既指爲天地萬物之理矣何以反在天地之先耶矧兩儀曰生則猶父母生子天地生物實有物以生之豈有假借本無之理而能生陰陽實有之氣者乎然則氣何從生虛生氣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是也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雖然朱子嘗曰太極只是一塊氣又曰陰陽五行錯

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
着其言至矣何所論又若彼豈其未定之論耶故
君子從其是而舍其非庶乎善學朱子者也
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中庸乃言率性之謂道何與予曰聖賢論道有指
天道言者有指人道言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天道
也率性之謂道人道也繼之者善氣之未雜於物
成之者性性之各足於己即天命之謂性也朱子
論率性之謂道是矣而其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似
覺未融夫混沌之初一氣耳分陰分陽則一往一
來推遷不已而歲功著一施一受孕育無窮而品
物生造化之能事畢矣故一陰一陽便謂之道又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尤爲明白易知不待註釋
也本義乃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是
陰陽之外別自有理而陰陽不足以盡道矣夫子
何以不曰一陰一陽之理謂之道而直曰一陰一
陽謂之道耶或曰程子謂陰陽是形而下者道是
形而上者其說何如予曰凡天地間有形象聲色
可聞可見者皆陰陽之粗迹有形在下者也故曰
形而下若陰陽則推遷變化默運于於穆之表超

乎形而不可窺矣故曰形而上非陰陽之外別有
形上之道也故成象成形為寒為暑者陰陽也而
象形寒暑特陰陽之著見者耳謂陰陽專在於象
形寒暑不可也程子謂離了陰陽使無道其言至
矣而指陰陽為形下殆泥於陰陽之粗迹者與故
大易未嘗分理氣宋儒以理為精氣為粗以理在
氣先氣居理後求之太深者也

談理

天之輕清上浮似乎虛矣然其運行周密無一物足
以間之不亦實乎地之重濁下凝似乎實矣然泥
滓之中五氣潛行雖頑石氣無不透不亦虛乎故
曰陽奇而實陰耦而虛虛者能受實者能施此之
謂也

陶弘景記黃帝之言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
載地者水也臆度之言也夫海嶽皆地也水就下
者也又焉能上升而包天哉說者謂水載地天包

水亦不可盡信夫浮動無常者水也水既載地地焉能常靜而不動乎故但謂之天包地外謂之地中有水庶乎其可據也

左氏稱有神降于莘非也夫曰有曰降必其憑物以作聲駭人而爲異所謂妖也怪物也非神也是故有天地之神禮曰天神地示是也有百物之神禮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也有祖考之神禮曰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是也故山川之

之靈能見怪物者爲神而怪物非神也天神降地示出非有物以降出也受祿于天保佑命之非錫以言也念茲皇祖陟降庭止非形於庭也豈弟君子神所勞矣非有以撫綏之者也中庸謂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詩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是已豈其有形可見有聲可聞而共知其降哉今內史過則曰國將興神降監其德將亡觀其惡左氏則曰有神降于莘神賜虢土出何其陋與惟史嚚謂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雖不知降莘者匪神而言則至矣

左氏載齊侯使[illegible]彭生殺魯桓公幷殺彭生後齊侯田于自[illegible]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懼而墜車又言伯有爲厲鄭人相驚以伯有皆誣也夫人死體魄漸化必無再見之理獨其氣尚靈故祭則來格耳卒死者氣鬱而不散因而爲厲者有之若謂彭生能復見其形伯有之爲厲也人見其形而相驚是體魄不化也世豈有是禮乎若子書載社伯死後三年日中乘車馬衣冠挾弓矢而射宣王則又因彭生之事而附會之者也

或問陳希夷辟穀煉氣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卧經月或百日不起周世宗閉之空室中數十日猶熟睡未醒非仙而何予曰此胎息也說者謂術家習閉氣而吞之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曰胎食故能不食而生猶蛇虫冬蟄理似有之龜之不食亦猶是也然納龜於空器中歲久亦斃則知胎息亦不能持久不食也列仙轉稱辟穀者復言飲水餌松子或餌木黃精則術家之辟穀亦非純然不食者矣史載希夷之卒壽亦不長是胎息者未必長生猶蛇虫能蟄而不壽也傳乃稱王真胎息胎

食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其不經之論乎

今世士夫多事燒煉之術往往被術士誆財至窶不悔也而京師爲甚貪心無厭相率成風其衰世之習乎昔同舍生有以丹術授范希文者希文未嘗取視術士有以丹術授胡宿楊楷竇舜卿者三公皆不願學是丹訣縱有之君子不屑也而況於終不可成者乎若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於佛臍中啣一書欲出視則丹書也先生如其法煉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爲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是言不可盡信夫謂腹中不可着此似矣得丹書而必試之又何足以爲明道乎

莊子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列子曰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亦善言造化者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大極也但周子要之於主靜以立人極而二子卒歸於荒唐故爲異端耳

山川之氣蒸則爲雲爲霧爲雨陽氣蟄於地中奮則

爲雷爲霆星麗於天隕則爲石夫雲雨雷霆天也而本於地石地也而隕於天由是知混沌之初皆氣耳張子所謂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是也於是輕清者上浮而爲天重濁者下凝而爲地張子所謂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是也天施地生聚則爲物散則氣復歸於天質復歸於地張子所謂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是也至所以主宰綱維乎是者則神妙而不測矣此其所以亘萬古而不息也張子曰聖天之不測爲神又曰運於無形之謂道是也然天地萬物莫非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但無形跡可求耳張子所謂有無顯隱通一無二是也是正蒙之論造化亦至矣惟偏重於氣頗近漢儒太極元氣含三爲一之論而發於深思亦費詞說故不如太極圖之簡易明白令學者有所持循以入道耳熟謂正蒙可以淺近窺哉至一神兩化造化良能之說則獨闡精微發前聖所未發者也

或問永樂間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建壇設齋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

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遍於都成金仙羅漢變
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盖旋轉
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然則果有佛與子
曰佛家不娶妻而禪定其精凝結不散則發爲舍
利或者有之至死日縱成尸解亦體魄僵仆不知
運動決無再能變現之理今青鸞白鶴金仙羅漢
種種皆現識者謂哈立麻特善幻術一言盡之矣
漢書西域傳稱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
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是幻固西方人之素奇
者也由此言之則世所傳雨花臺點頭石之類非
誣也皆幻術也或曰後數年
太宗皇帝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
利光如寶珠次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
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
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
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命
尚書呂震等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
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亦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
祥豈皆幻與予曰皆使臣寺僧因
太宗皇帝之信佛學哈立麻之術而爲之至復命又

從而附會潤色之故的的若是耳若謂菩薩羅漢果能出現此必無之理君子謂神仙果能飛昇天上實無着處假使諸佛果在恐天上亦無着處也故人君當慎所好上有好焉下必有甚焉者是以漢武帝好長生而羣臣聞空中呼萬歲者三宋真宗好祥瑞而天書屢降乃知永樂間諸佛變現非番僧之幻術即羣臣之附和也大臣以道事君不能諫止而復以爲祥揚士奇呂震王彰諸公不得辭其罪矣

或問祭城隍之神何如予曰城隍之祀不經見昉於後世唐郡縣咸祀城隍宋則守令謁見先於他神祈禳報賽俱在城隍社稷雖尊唯以令式從事而已我

朝祭厲壇以城隍主祭郡縣官涖任必謁神與誓至朔望復行謁見禮比宋爲尤重矣昔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況自有城隍在或問見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縣祀社稷最正是其意以城隍亦當毀也但拘於祀典耳予謂古人既祭地祇復祭嶽瀆之神以嶽瀆爲地中之巨物也今城隍爲郡縣

之巨物則祭社復祭城隍禮以義起似亦無害但城隍之神猶之嶽瀆之神唯取其靈耳初無形體可據也而像之廟之何哉

國初封城隍以帝王侯伯之號三年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改題曰某處城隍之神則塑像立廟之無爲其當毀明矣

某事吉某事凶某人壽某人夭某時有禍某時有福世人之術數也然而有驗有不驗者天之不可盡臆也惠迪吉從逆凶葆神壽縱欲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吾儒之術數也然而得之不喜失之不憂重其在人者耳其斯爲君子知命之學乎

古有廟祭無墓祭靈其魂而不靈其魄也秦始皇起寢暮側陋矣至漢則時節上飯陵所宮人隨漏聲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陵百官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益爲無謂嗣是墓祭不改相沿至今噫後世不從先王之禮而從秦禮不獨墓祭爲然也可勝慨乎

五時立祠不經甚矣其秦文公之罪乎郡縣立廟黷

祀甚矣其叔孫通之罪乎

或問周公之禮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嫂妻無服推而遠之也後世父在爲母皆斬何如予曰父母之及弟婦皆有服今制父母之謂亦無尊卑之別是

恩一也易稱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豈可泥於周公而嫌其高皇帝之見獨超萬古者也

或過哉若兄弟之妻無服亦非人情之所安苟以別嫌明微爲至則男婦與舅亦有嫌者也其可以無服耶故嫂與弟婦有服其始人心之不能自已者乎

或問孔叢子記子思子告齊君有先君生無鬚眉之說祖庭廣記稱先聖四十九表亦未嘗及鬚今學宮所刻聖像謂作於吳道玄鬚髯甚盛未知何者爲是予曰吾不及親炙夫子又焉能知其有鬚與無鬚哉先儒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箇孔子學孔子者舍畫像而求之鄉黨前也且吳道子畫觀音後世稱之君子謂世無見觀音者何以知其善畫乎其畫聖像亦畫觀音之類耳未必實有所據也

祖庭廣記稱聖人四十九表是以形體爲聖人其陋甚矣而謂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緣左氏有文在手之說而傅會之也理之必無者也尤爲可笑緯書謂胸應鉅鈎文在手言胸骨方手之文理如鈎也雖未知其核否然而猶爲近理若祖庭廣記謂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皆無理之言也童子惑之矣

觀天之道觀其健與恒而已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無一息之停也而其盈虧眺朒遲速升沉終歲如一月焉觀一月而一歲可知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無一時之已也而其生育收成閉藏啓戶萬古如一歲焉觀一歲而千萬歲可知故理有常而不易氣相禪而不窮推之人與萬物莫不皆然

造子午針之法造成離火時用水淬其本而火鍊其末故本居北而南指予嘗水淬其末而火鍊其本即變而指北矣又嘗木磨其本而金磨其末則本居東而西指木磨其末而金磨其本則本居西而東指氣類之相從其感通之妙如此

蟄虫予叔祖親見之言其形大如鷄頗有羽翼始聞

雷震踰時雷無聲而此虫墜以爲神也召道士用香湯沐而送之飛數丈復墜而終斃矣盖陽氣蟄處其氣盛者凝結而爲虫然不能如人物得陰陽生育之全氣僅成形質是以隨雷而奮不踰時而終墜耳世所謂雷公者必此類也由此推之則雷斧必陽氣凝結未能成生物僅有形似故墜地而成物依稀若斧即星隕爲石之類也故蟄之盛者成虫則已能運動近於生物其次成斧則有質無知其次氣微不能成物發爲輕雷而已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蟄乃純陽之氣故雖凝結爲虫而終無知識未免速斃也其獨陽不成之驗乎

或問無鬼論何如予曰記稱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言人死雖體魄漸消化成野土而氣則發揚於上是吾人之精靈不散者也易稱游魂爲變季札言魂則無不之也杜弼所謂形墜魂游往而匪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也是之爲鬼耳真西山謂人之神曰鬼朱子謂鬼神固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是也然謂之游謂之發揚

于上則是升于空中故古人祭則降神亦有升屋以昭魂者非陰府之謂也謂之變謂之昭明君蒿悽愴則是形化神留無而非有故造主以棲之祭復假尸與裳衣以接之中庸所謂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已其有形能語皆魑魅魍魎之類土木禽獸之怪也阮瞻論無鬼是不知氣之尚靈者也晉書紀有客通名諸瞻寒溫畢聊談名理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稍滅是以異形為鬼又不知體魄之漸化者矣故阮瞻宋岱皆論無鬼而後皆遇鬼乃史臣附會以證有鬼而不知鬼之所以為鬼者非是之謂也若謝鯤傳載鯤宿空亭中有黃衣人呼鯤開尸鯤於窓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後此亭遂無妖怪則庸或有之蓋狐兔麋鹿偶受天地之精年久不喪輒能變化為厲山川土木之靈間亦絪縕異物所謂怪也人有所觸因以是為鬼悞矣昔桓公田於澤見鬼焉問皇子告敖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挺處之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
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崒山有夔野有彷徨澤
有委蛇夫履也髻也雷挺也倍阿鮭蠪也泆陽也
罔象也崒也夔也彷徨也委蛇也皆怪物也而皇
子告敖謂之鬼猶晉史以異形爲鬼也故必審于
怪物而後可以語幽明之故焉或曰然則先儒以
鬼神爲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者何如予曰張敬
夫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
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
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
言之聚而生曰神散而死爲鬼程張之說合而言
之者也阮瞻論人死無鬼予因辨之所謂散而死
祠饗於廟者也特分論其一端云耳
天地有常理人物有常性而不能盡然者亦二氣之
偏勝耳故南方多温泉蕭山有涼火水火之異常
者也槖𨛜冬見而夏蟄鬼車晝昏而夜視動息之
異常者也款冬花於嚴寒葶藶靡於盛夏生殺之
異常者也牛之聽以鼻龜之息以耳耳鼻之異常
者也舒鳧挾羽而走螣蛇無足而飛飛走之異常
者也木中實而娑羅樹中虛竹中虛而廣藤竹中

實虛實之異常者也沉香木遇水不浮不灰木遇火不然石脾入水即乾出水而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便搖木石之異常者也天地至廣萬物至夥而其變不可盡窮者皆偏勝之氣不得不然也造化無如之何矣

或問望帝化杜鵑怨女花精衛何如予曰萬物皆化人獨不化偶有化者老人化虎之類是也若杜鵑精衛形質甚小與人不類必非人之所化世但因杜鵑之啼精衛之銜物入海似有所恨者而遂爲之說耳故雀化蛤田鼠化鶉老羭化猨鷂化鸇老

雖化莧蚓蝶化蠶其大小皆相類者也蓋形體一定雖能化而不能加損也若左氏稱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爲黃熊則又不可信者也夫熊與人雖相類然生則能化者氣血具存以形體變也死則其神雖靈而血氣俱敗形體漸朽必無復能變化之理故知其誣也淮南子遂謂禹化熊其妻化石因左氏而訛鯀爲禹且附會之者也

續仙傳稱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每見女子紅裳佳麗遊於花下博異記稱崔玄微遇李美人陶美人及緋衣小女石醋醋北夢瑣言載蘇昌遠與素衣

紅臉女郎相狎贈以玉環後見環繫蓮花上意者有之俗謂花妖是也盖花之盛者多有妖木亦然樟柳爲甚俗所祀五顯之神乃五行之怪也然火性烈無怪金亦鮮水最多怪土次之木又次之水怪多居水中俗所見怪乃土木之怪耳左氏載大禹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山林不逢不若言雖未可盡信要之知其爲怪則不以爲異矣五顯之祀遍天下而愚民共以爲神者然山不知其爲土木之怪云耳

[illegible]聞[illegible]事有人惠張說一珠[illegible]有光名記事

珠或有遺忘玩此珠心神頓悟有之乎予曰明珠雖有奇品不過光耀之異常而已必無記事之理宣室志稱馮翊嚴生遊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黑而有光瑩徹如氷投濁水即淡然清徹謂之清水珠桂陽編稱代宗兒時所佩珠即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其中謂之上清珠事雖奇而近理予以未見不敢盡信也況珠能記事理之必不可信者乎不待辨而知其誣矣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今所傳圖書分

別數目限定方位詳密顯著似出於人爲故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偶得松皐許公所傳六書本義天地自然河圖以爲伏羲時龍馬負而出於滎河八卦所由以畫者也謂國初趙氏傳於陳伯敷氏乃蔡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秘而不傳雖朱子亦莫之見其圖圓以毛文順逆分陰陽微陽白道自下起從左上旋漸大至對過而極微陰黑道自上起從右下旋漸大至對過而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形皆不圓而稍長實有自然之妙理許公謂此圖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數目方位大小長短之義死然備具渾然仆然而含蓄無窮始微漸著一屈一伸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自分坎離左右之位往來相函循還無端實具神妙之象誠如馬背旋毛之文但靈瑞異常不與凡馬同耳凡物天成者圓人爲者方因疑此圓圖爲神馬自然之象世所傳方圓似是伏羲則圓圖之象以立數定位而畫卦之本亦一奇論也予謂指圓圖爲神馬之圖方圖爲羲聖之圖未必盡然而圓圖不假安排象數咸具趙氏國初名儒其傳必有所自恐非後人所能撰也

六書本義天地自然河圖

國語紀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伶州鳩乃以武王伐殷因歲月日星辰所在之五位與逢公所憑之神周之分野后稷所經緯之三所而用之而曰自鶉及駟七宿也南北揆之七度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有七律不和其說而附會之者也盖七律者五音及變宮變徵也劉昭所謂伏羲氏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是也因其數七而名之猶之以陽律爲六律合陰

呂　為十二律京房轉生四十八律復謂之六十律
于其數者也君子三復伶州鳩之言其陋自
見矣

蓬底浮談卷之三

談治

處士橫議而周衰士大夫清談而晉滅無足怪者迨
宋臣議論雖多皆朝廷之政事也而國亦不競以
是知徒言之無益也

封建必不可復矣擇人而久任不亦善乎井田必不
可復矣限田而薄賦不亦善乎今不務擇人久任
而議封建不務限田薄賦而議井田迂矣哉

喜談兵者忍人也其後嗣必衰喜立功者淺人也其
末年必困

後世不以禮樂教民而犯則必誅過亦不宥其古之虐政乎後世不以德行取士而喜用俗吏好獎能臣其古之虐政乎

偏聽獨任則大權必移而篡弑將發於朝廷刑繁賦重則大盜必起而覆敗終由於黎庶

或問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皆得奔赴二十三年始除除者是與予曰漢書稱宋均補辰陽長以祖母喪去官譙玄遷大常丞以弟服去職戴封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則古亦有之今伯叔兄弟喪不赴可矣若祖父母罔極之恩不減於父母特服制少殺耳不能自已之情孫子又何別哉予以爲當聽其解官爲是近禮官建議生母亡嫡母在雖不許服斬亦聽去任三年則禮不踰而恩自盡真足以遂人子之至情也何不推之於祖父母乎隋劉子翊曰令云爲人後者其父母亡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是隋朝之令猶爲曲盡今既聽庶子爲生母解官亦當聽出繼子爲本生父母解官如子翊所云可也

武臣不執喪我　國家之疵政也若曰軍旅爲重則

寇至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寇去仍斬何不可之有
而況優游太平之日乎因是遂廢送終之禮是率
天下而淪胥于禽獸三綱裂矣縱使[illegible]使盜
賊不發亦將無以爲國況紈袴之子不足爲有無
者哉

或謂漢懲秦孤立以大國王諸子故有七國之變過
矣武帝下推恩之令雖反者遂息而大勢漸弱卒
成新莽之篡其說非也夫武帝聽主父之策誠是
而不免新莽之篡則處后戚之道未盡耳晉王諸
子而置州兵又焉禁五胡之不亂哉我
朝分王子弟而不使治民法大舜之所以封象者故
免虐民之患真足以垂之萬世而無弊矣但賢者
不得進用遠族不得自耕不亦慮之太過矣乎誠
宜變而通之可也夫變而通之非變祖訓也斟酌
損益與時宜之庶法無弊而可久也夫豈膠常襲
故聽其自壞而不恤也而後爲之法祖哉

仁者好生好生如春枝葉暢茂萬物榮昌暴者好殺
好殺如秋枝葉凋落萬物銷亡是乃天道故秦祚
短而漢祚長隋祚短而唐祚長五代祚短而宋祚
長

說命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後世賀至日生辰嵩呼舞蹈封禪齋醮之類皆古之所無也猶之可也親喪以日易月是滅父子之倫也公主屈其夫是逆夫婦之序也彝倫之大變也而議者以爲不可復是豈挾泰山以超北海果不可能者哉殆亦不爲而已耳

魏太祖議復肉刑問陳群群對曰臣父紀謂漢除肉刑而增笞本興仁惻而死者反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書曰信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若用古刑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或問群言有理肉刑果可復與予曰先正謂聖王先教而後刑今不務復其教而務復其刑失聖王之意矣是肉刑不可遽議也群謂笞者反死未必盡然也禁用笞者不至傷人則善耳何慮是哉今世笞法益輕又令犯者得贖固無傷人之事不必慮也

本朝除三族之刑過於漢唐遠矣而犯重罪者其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則猶襲衰世之令除之可

也元行臺御史孔思迪謂與旌表節婦之旨不侔
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
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亦失節之意
不同其言鑿鑿可聽今制奴雖非配而汙辱則甚
使士夫妾媵汙辱於他人傷風敗俗甚於殺之者
矣然則何處而後當古稱罪人不孥亦誅止其身
而赦其妾媵耳誰謂失之太寬乎

王興宗直廳皁隸也

太祖皇帝以其勤而不貪除金華知縣後陞南昌通
判嵩州知州懷慶知府改蘇州知府復陞河南布
政使皆有政聲可謂得任官惟賢之道矣始興宗
初除日李善良以興宗由皁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
吏不及於牧民何有至哉言也即古人不惟其類
之意也今例則禁娼優隸卒之家不得入仕夫禁
娼優似矣併隸卒而禁之何與

太祖親用皁隸為牧民官後陞至方面極品今乃併
其子孫而禁之誠非

聖朝之善政我

太祖之家法也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畏其勇耳若楚欲伐隨而憚季梁淮南欲叛漢而憚汲黯則超于勇矣故君子之禦亂非戰鬬之謂也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服其明耳若文王化行俗美而虞芮自慚韓延壽閉閤思過而兄弟自悔則超於明矣故君子之聽訟非言語之謂也

治世之君不與民爭利而用日裕亂世之君榷利無所不至而用日不足無他道也節用與不節也治世之民相讓而益富亂世之民爭奪而益貧無他道也務本與不務也

輸粟入官秦之餘虐也貪其財而欲其不貪萬無是理況先王藏富於民今所輸者多而聽其數倍取之民謂之欲富可乎史曰廉賈三之謂賈者廉而反利也今大臣謀國但爲一切目前之計而不恤國家之大不利也豈非賈人之不若哉

今天下父兄之教子弟專務詞章者科目害之也故不復鄉舉里選之法而欲大學之教行必不能矣夫科目縱不易去而兼而行之若後世賢良方正孝[illegible]田孝廉有道等科不亦可乎噫此治天下

第一事而竟不講求亦獨何哉

古人有起於海濱以爲師舉於版築以登相者矣然歷試諸難明試以功固用人之常道也古人有焚斐豹之丹書而遂能斃督略陳平之穢行而終致滅項者矣然三德六德任官惟賢固用人之常道也古人有先賜頓子萬金而國遂强預封趙子弟二千戶而豨遂滅者矣然賞以酬勞爵以報功者固用人之常道也時君無古人遠見而欲効其所爲鮮不僨事故曰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其至論矣乎

或問罰始于呂刑後世便之其弊益甚去之可乎予曰古者教化行而犯者少然猶聽之得人唯明克允故象以典刑可宥者亦但流之而已是以刑不寃而足戒後世教化不行而又聚歛貪汙以逼之至典獄者非屈于威誘于富則明有不逮核者少而枉者多固不如罰金之爲愈也君子欲去罰而盡復典刑其必先教化而簡獄吏矣乎雖然虞詡稱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謫罰吏至數千萬又五贖之濫觴者今貪吏多効之不可不速禁者也

虐不足以示威德威唯畏故先王以禮教爲防禁以
修身爲表率而民不犯後世暴虐立威而亂愈滋
察不足以爲明德明惟明故先王明日達聰三考
黜陟幽明而姦僞不能遁後世法日密監察日繁
而邪正愈不辨
政由中民罔不從政由飾民罔不惑
古稱愚者畢謀智者畢用則知能謀非智能用爲智
耳
或問閹宦之禍制之甚難不如効前漢之法中常侍
參選士人何如予曰宮刑既廢士難入內此勢之
必不行者也制宦官之良法莫過於成周周職但
供掃除而復統於冢宰其可行之百世而無弊者
乎惟宋稍師周法頗屬輔臣故終宋之世鮮閹宦
之禍豈非明効哉我朝
高皇帝嘉馮堅之奏絕不預政給事掃除
文皇帝防制益謹禁令益嚴善矣而終無所屬是以
前遇
英宗幼冲則三倖盜權後遇
武宗佚豫則八璫干政固其勢之所必至耳然則明
君欲除宦官之禍其惟統之於宰臣矣乎舍此則

雖盡削其權巖著於今日則之利耳焉必其不乘
釁而復熾耶
不廢其計之最疎者乎故無地不守則兵分而
寡矣晝夜不休則衆勞而病矣雲合之寇豈零散
羸憊之卒所能禦耶是以分戍而益易
人之所共知者乃相沿而不廢此士之所以日困
也與
不已其策之最下者乎故纍石和泥則
不堅而可鑿矣城多人寡則有隙而可乘矣鶩悍
之賊豈顧敗低矮之墻所能沮耶是以立
而析毀如故人之所共見者乃繼修而不已此財
之所以日匱也與
以紛更爲善政故政日弊而民日困以議論爲讜言
故言日多而功日少其今時之大患與

談學

或問去聖日遠論學者高入於禪卑入於俗將何所適從耶子曰聖門專事求仁即大學之正心誠意孟子之存心養性也蓋仁則意誠心正而性無不盡矣然求之有方而入之資稟不同又弗容一槩強施者故諸子問仁夫子但語其方不言其故而方復因人各異使即其分之可能者有所持循以入道而深造之餘亦能自得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苟言其故不言其方則無所持循將馳心於高

遠而終無所得矣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門人問一貫之旨曾子惟以忠恕示之非故吝之也若其求之之方不過敬恕二者而已觀告樊遲仲弓子張等之問仁子貢之論仁可見矣故聖門以求仁爲要求仁以敬恕爲方去聖雖遠其言具存也但即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弗施於人恭寬信敏惠諸語循而勉之直積力久自然上達矣又何必他有所慕哉今論學者必欲先究性命之源神化之妙而以踐履爲緩不亦過乎

羅整菴謂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盖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誠確論也近日之學太高太玄使人漫無用功處不如專學敬齋動靜語默造次不違則放心自收耳縱近日之學爲是予恐質美者尚難于頓悟而況中人以下者乎故本

朝理學薛文清胡敬齋最爲可學學孔孟者學程朱學程朱者先學薛胡二子亦庶乎其不差矣

或問象山陽明謂朱子支離試看朱子似有此病予曰朱子註釋經書及與門人辨論多恐後學不曉

則過於分析者似亦有之君子亦擇之而已矣若其教人以存心養性涵養致知爲要其告君以誠意正心爲先無論孟子後不得其傳只爲不去心上理會其大本大原未嘗少差而重於實踐尤孔氏家法也何支離之有以朱子爲支離於是別求所爲靜養坐照頓悟超脫者爲心學學其所學而非吾聖人之學矣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又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夫儀文末也而足以固心坊德乃知先王制禮遺事防檢因人節制庶無時不莊不敬而其心自存罰子所謂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已禁乎外以養乎中治其末以不自知其入於常中常正之域耳故二千三百之禮即惟精惟一之學也有安勉而無精粗也今世植其本使人怠慢不形淫佚潛消而優游浸漬忽禮教不行而講學者復謂有頓悟心法是行遠不必自邇登高不必自卑也何古人之難而今人之易哉

金剛經專說上一層爲幻迹是不知形上之道即寓於形下之器也所謂岐而二之者也

今學者所談玄遠而以頓悟爲宗豈非金剛經上一層之說耶雖所論甚高吾恐其暗入於禪矣

夫子之教也語其方而使自造於精微故有序而可循今人之論學也要其極而欲竟達乎神化故無本而反病

檢束難而終則樂放蕩易而終則悲

世以盡識萬物之名理盡究古今之事變爲窮理非也是博物也夫古今事變至繁萬物至夥必欲一一而覈之是子產張華之所不逮也而謂君子知要之學尚肯敝精神於無用乎故聖無不知者亦知其理而已耳

喜談人之惡者不可與爲善好護己之短者不可與進學

廣求者其得必鮮故多能之士無絕技博覽者其胸必陋故多識之士無真知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其要也夫子所謂主忠信徙義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非禮勿視聽言動語其功也必有所事而後心可存也舍事事而言存心是求之空寂也其不爲槁木死灰者幾希

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人曲禮少儀乃養蒙之法故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之類即居處恭也獻鳥者佛其首執紼不笑之類即執事敬也毋淫視毋側聽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堂上不趨室中不翔之類即非理勿視聽言動也童子之所習者莫非希聖之道矣而又有樂以和之使人慾心自平躁心自釋浸漬於太和之中故習與性成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也後世禮樂教廢養蒙無法欲心既縱而後檢束之所以勞而鮮功也故古人之爲聖賢也易後世之爲聖賢也難

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性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宿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崩湃之際樹木窅冥群鳥悲號愴然而嘆曰吾師將移我以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舡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孟子曰梓匠輿輪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若成連者非所謂能使人巧者與蓋卜達必由心悟而悟多得於所感後世若張旭觀擔夫

爭道而筆法進亦悟於所感者也

京房郭璞以絕出之資專心致知於占驗之學後世莫及焉而文中子以爲亂常之人故擇術不可不慎也

學精於專而廢於貳蓋專則熟熟則精精則神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呂氏春秋所謂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莊生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後世若趙璧之彈五絃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神矣而曰吾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非神得於專者與故不由心驅而得神遇恐非睿智不能也

近日講學者空談道德以暗媒功利道德之大蠹也又陋于功利之人矣

佛氏不知主敬以一其心而欲坐禪而求定縱使果能空寂無擾亦是死物徒壞吾心虛靈之體不能推之於用矣聖賢以敬爲主則雖飲食起居造次顛沛皆是存養工夫自然靜亦定動亦定中有主而神明不測足以應萬物而達萬變故有體有用

推之萬世而無弊也

人能主敬則一心之中天理發見人欲潛消如白日當空幽怪悉遁苟或懈怠則私欲錮蔽如風雨晝晦昧不見太山矣可不畏哉

夫子作六經雖經秦火而一字不滅王通續六經未及百年而一字不存以是知效顰之無益也故學聖人者以其治心之道治心耳必以續六經擬論語爲夫子則夫子之祖述憲章又何事哉

夫子教人語其所當然而不語其所以然語其所已至而不語其所未至使人易行也今講學者好[illegible]

[illegible]徒將聳人之聽聞[illegible]欲體之於身哉

體垢不沐髮亂不梳小害也而[illegible]聽之私欲不除大害也而知者不恥[illegible]不見其心者乎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之梳銘曰有髮兮朝朝思理[illegible]其言至矣君子可不書之盤梳以自警

勤勞儉約不知其益有時而富[illegible]後靡不知其損有時而貧故莊敬自强者德日盛而不知邪慝自肆者惡日積而不悟

欲家之昌無如教子欲子之善無如擇師得庸師不

過其子無成而已延浮薄無行之師則雖文章學問可觀其子掇巍科躋顯仕亦終爲小人矣可不慎歟

質美者多無成志堅者多自立天之不足恃也

莊列卒流於異端柴羔終歸於賢者故君子之於學也與其過於知不若過於愚

學者大病惟傲惰二字最難除傲由氣盈有一毫自高自是之心皆傲也傲則其本病而無以善其始矣惰由氣歉有一毫自畫自厭之心皆惰也惰則其功廢而無以要其終矣故有若無實若虛語之不惰惟顏子能之今人稍卑遜便自謂不傲稍奮發便自謂不惰其殆未察者乎

陽明謂今人氣質難變以客氣爲患後世學術不明由勝心爲患其切中病根者乎

朱子以格物爲窮致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是求理於事物也似非大學之旨也夫吾人致知必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知不在心而在物聖人之生而知之者果何事哉析心與理而爲二陽明譏之誠是矣但謂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

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則是以知爲行而近於明心見性之說傳所謂毋自欺以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所謂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皆爲贅言矣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加一後字且曰誠曰止是逐節自有工夫非致知所能兼盡也故格物致知之說陽明爲優而誠意正心修身自當從文公爲是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語之最精者也無所住謂事物咸不繫着於心而後清淨之心始生即揭諦之意[illegible]滅之論[illegible]豈知有物有則者乃吾民之秉彝故

[illegible]應耳謂無所住[illegible]爲非而强爲之解殆幾[illegible]而附儒矣

孔子之教人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敬曰恕曰博文約禮曰懲忿窒慾曰遷善改過其他答問辨論皆明白簡易君子實能體而行之庶乎其不差矣今講聖人之學者乃求之於幽深玄遠是以論愈高而道愈非言愈詳而理愈晦

陽明曰向在滁陽論學懲末俗卑汙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傷以拯時弊不得不然

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蓋緣陽明之學極高明之意多而道中庸之功少致知之意多而力行之功少故當時即有此弊今講陽明之學者大約流於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如其所憂咸非陽明之素矣而夷考其行雖高弟亦弗克終殆流弊之所必至者與朱子之學雖稍支離而躬行實踐不事空言是以其徒皆篤實莊敬多爲賢者迨數傳猶然亦勢之所必至者也

蓬底浮談卷之五

談文

六朝以偶儷爲文文之所由弊也謂文中有詩誤矣宋人以議論爲詩詩之所由弊也謂詩中有文誤矣

予少年最愛李蕭遠運命論謂讀之可消覬覦之妄念近細思之殆偏重於天者也唯文中子之言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庶乎其近之矣雖然夫子當東周而急於救民不謂運之已衰處貧賤患難而唯言仁

義不謂命之將否則是君子知盡人事而已他非所論也裨竈欲用玉禳火子產急於修政而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魏篡漢最强孔明猶連年爲伐魏計而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其斯爲聖人之徒與

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啞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昧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是謂漂母知信也夫進食特衷信不不能自食耳而子西云然者文士之好奇也鶴林玉露遂謂母真能識信過矣

作詩言用不言體則情藏景中興超言外滄浪子所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相中之色是也故反覆吟詠則詞有盡而意無窮有一唱三嘆之餘音矣若老杜詠月詩不言月之明照何如而曰今夜鄜州月閨中祇獨看是因月憶妻道其情也所謂用也又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言永夜不睡露立久看也蓋夜深月朗方有濛濛細霧露立月中方至髮濕臂寒不直言露立久看而云然者是用上復言用也夫見月憶妻不言已之獨看而言妻之獨看不言已之露立不睡而度其妻亦爾唯以臂

寒髮濕見之詞益工而興益遠此唐詩所以爲勝也逮宋人論理縱所論甚高甚當詠之殊無餘味失風人之意矣故予每遇唐詩則反覆沉吟懷抱自暢至宋詩雖名世如聖俞子瞻亦情倦神昏欠申思睡予豈先有一毫私意哉實不自覺其然耳是唐宋詩之優劣豈待辯乎苟或不信予言請即唐宋詩而詠之可也

何仲默論七言長篇謂四傑之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子美詞固沉着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其調反在四傑下旨哉論也夫詩本於音今世作者徒知鍊詞琢句而不解音節爲何物殆失風人之意矣

詩以道性情者也迨孔融有離合體鮑照有十數體建除體謝莊有道里名體梁元帝有屋名殿名鳥名獸名鍼冗名龜兆名將軍名曲名姓名車名舡名草名樹名諸體自茲以降其體益盛是以詩詼諧者也近於戲矣尚可以爲詩乎唯鮑照十數體尤能述其中情故文選取之實當削之可也若竇滔妻有廻文體後世有盤龍諸體書詩之體雖異而詩體實不變則又無害於詩矣

古者詩言志後世不過誕詞耳位廟廊而詠山林居奢靡而說恬澹猶之可也李林甫贈韓席詩乃曰揆予秉孤直虛薄忝文昌豈不自知其奸險耶抑謂世人可欺耶誕亦甚矣雖然猶有甚焉者曹孟德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方矣豈非至無忌憚者乎噫弊也久矣後世欲因詩以觀人吾知其難矣

楊子雲作賦有夢腸之談曹子建爲文有反胃之論敝精神於無用者也

漢賦稱兩都二京子虛上林長楊甘泉洞簫長笛尚矣而雕琢浮誇文繁趣寡反不如鵩鳥之悲傷感慨長門自悼之寫其中情詞有盡而意無窮也魏迨六朝賦稱三都籍田洛神景福琴笙白馬哀江南尚矣而因襲綺麗華而靡實反不若登樓蕪城之感時抒憤遊天台之寄興玄遠詞固工而情亦至也唐則渾天含元大獵明堂兩都三禮頗稱佳賦而奇古工緻遠愧前輩獨子厚之閔生諸賦庶幾騷人其猶在六朝之上乎

或曰文粹文鑑文類之不迨選雖由所取太濫亦唐宋以後文不迨古云耳予曰是則是矣唐若韓之

平淮西碑柳之乞巧文及諸賦選多不若也而遺之豈唐文果不迨選矣乎元若劉因之渡江賦王惲之鱷魚文詞皆高古也而遺之豈元文果無可采者乎宋文談理已不迨古之炳然蔚然者而文鑑復錄致詞批判瑣亦甚矣君子盡去其濫而補其遺其庶幾矣乎然選亦不能無遺也賈誼治安策董仲舒天人策魏相諫伐匈奴明堂議匡衡勸學興禮疏徐幹法象論文之近道者也而選皆不取不可謂一無所遺也但所選皆瓌瑰新奇詞彩爛然固希世之奇珍也後世尚之不亦宜哉

漢文尚矣六朝後組織太工偶儷太盛雖風骨不如而文則未嘗不佳也今世講學之文粗俚淺俗直野人之鄙談耳而自以爲明體適用布帛菽粟之文不亦誣哉陽明之文定山白沙之詩未嘗不工何害其爲談理也與

李崆峒曰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過當之論也鵩鳥自悼其悲感似厚梅聖俞陳后山朱晦菴諸公之詩亦大有佳者至子厚諸賦則庶幾乎騷而遠過晉宋也故謂之鮮則可耳直斷曰無不亦過乎何大復復曰古詩亡于謝古文亡于韓抑又甚矣夫

謝詩太工始失古意謂之亡猶可韓子變偶儷繁縟爲簡健庶幾國策史記之文也而原道師說諱辨佛骨表諸篇皆奧衍閎深詞嚴義正史臣謂可佐佑六經似矣而曰古文亡于韓豈非大言無當矯誣輕毀者乎噫孔子之自比者老彭耳何李未窺兩漢文公之壺奧而詆之若此殆文人氣輕而易驕也與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掇景工矣所謂緣情而綺靡而漢魏之風骨不存畫前元有易刪後更無詩談理深矣所謂以議論爲詩而唐人之興趣不存況於不工不深者乎故太羹玄酒旨味自遠美玉明珠光潤自別觀十九首之純雅古樂府之簡勁質而不俚情而匪俗斯則工不以詞深非緣理是爲哲匠宗工君子求之於聲色之外可也

李觀論孟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沈謝非也孟詩刻苦無自在含蓄味不及古詩遠甚且與沈謝不同故唐詩除子美外惟韋柳庶幾近古耳

文心雕龍謂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文人以爲至論予謂此特足以論魏晉以來鍊詞琢句之文耳不知古人之文皆意見超卓說理深奧所以

老子谷神一章程子謂甚取佳是也然舊註非是今
總朱子之意以解之夫谷空而響應者谷神也虛
而不屈聲達必應無時不然是谷神不死也玄者
玄黑而不可窺至妙者也牝即牝牡之牝有孔而
能受者也谷神不死乃玄妙之孔窓也虛則能生
天地亦從空中生故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
也綿綿者延續不絕之義若存者長存而實亡也
勤者勞也謹也自然能生生生不息故用之不勞

人不可及如天人策原道等篇皆非特遣詞之工
而已也孰謂意巢易奇也哉

不盡也其大意惟言虛則能生耳仙家黃庭之說
蓋祖此予謂人心有竅本虛者也故靈聚而能思
能覺私欲蔽之始昏耳程子曰有主則虛張子曰
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皆謂
是也予於此得養心之道矣

載營魄蘇頴濱解云神載魄而行非也朱子辨之當
矣乃謂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恐亦
非是觀下文愛民治國天門開闔皆舉見成者其
下一句方說道可以類推故舊註營直作魂意者
得之夫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謂人載魂魄能抱太
和至一之冲氣而不離則魂[illegible]矣蓋言[illegible]
之法耳

無用篇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其言妙矣然非
無之以爲用乃虛之以爲用也夫轂也器也戶牖
也非無物也惟虛其中而後有車有器有室之用
耳故但可云當其虛不可云當其無誤認虛爲無
故其教遂主於無爲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乎

安民篇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此養

生之術也非治天下之道也故虛其心者百慮屏除不惑亂以搖吾神也實其腹者五內充滿不耗損以竭吾精也弱其志者謙孫柔和不好剛以取禍也强其骨者髓滿骨堅不輕施以致痿也乍豈有不永者哉盖老子之道大約以治身則順以治天下則否故利用厚生正德乃先王治天下之常經萬世不可易者也

虛能生氣之說窺造化大初之妙非妄言者而程子非之似覺大過然程子又言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不知何以不取老氏之說也

骨道篇常有欲以觀其徼朱子謂徼是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然以上句有名萬物之母推之似覺非是舊註徼作竅是也夫有名萬物之母謂既有形氣而可名始能孕育萬物故即有欲以觀其從出之竅耳

史記李耳楚苦現人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即白首因號老子不經之論也葛玄又謂老子非生于周至周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尤爲至誕皆其徒神其說以明生之之不偶理所必無不待辨者也

楊子取老子之言道德程子譏其不見道是已老子之可取者其惟佳兵不祥之說乎可爲黷武殘民之戒矣其惟知止知足之說乎可爲貪得亡身之戒矣至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反覆屢言而不足則尤其所長者也

孟子闢楊墨而其道遂息若老佛則韓子闢之於前宋儒闢之於後而其教猶行者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是以惑人猶甚爾今世士夫多尚老佛無足怪者至講學者復假老佛語以自奇而妄謂得聖門之正派豈非吾道之一厄與噫安得純儒辭而闢之如孟子也

魏牟由駢宋鈃慎到惠施鄧析諸子之書後世不傳管子孔叢子朱子以爲僞書然世亦不尚鄒衍五德之運人頗述之而未嘗見於事惟申韓之害暗行於今而罔覺也損　國家之元氣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鬼谷子古之譎士也詭異不經幽暗罔測捭其陰而闔其陽故儀秦得揣摩之術以扇禍其術之最凶者與黃石公古之智士也機未發不先功既成不處執其要而審其害故子房得藏用之術以成名

其術之最吉者與

列子天瑞篇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亦善言造化者也與老子谷神之旨同故引用其說程子謂谷神一章最佳予謂此言亦佳

列子自言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始則不敢念是非言利害終則忘是非利害而後耳目口鼻無不同心凝形釋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謂外遺乎物則內凝於神是以神完心微妙玄通而形不能役也其黃老之餘緒與

列子湯問篇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夏季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中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周子無極二字出于此夫造化自無而有謂無則無極是矣謂無極之外復無無極則誕詞也

楊龜山曰莊子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

得非也夫君子素富貴貧賤患難[illegible]而行故無入而不自得逍遥遊遺富貴而遊於物外殆夫子所謂遊方之外者與予因總一篇之旨而論之可見矣大都言鵬摶九萬去以六月息而學鳩斥鴳笑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而朝菌蟪蛄不知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猶斥鴳朝菌耳若夫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本辨乎榮辱之竟庶幾矣而猶有未樹也若列子之御風庶幾矣而猶有所待也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方無所待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也故許由無所用天下爲而藐姑射之神人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又孰肯以物爲事是皆遊於無窮而輕天下者也非知效一官行比一鄉者之所知猶大鵬大椿非斥鴳朝菌之所知也苟得此道遇大瓠則慮爲大樽而浮于江湖遇大樹則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矣盖至人之超乎物而遊於無極者也故命之曰逍遥遊即遠遊之謂也與君子之素位而行豈可同日語哉

莊子逍遥肆志可謂遊於物外者矣乃治劍服爲趙文王說劍殆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者耳豈不殆哉

荀子謂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子謂莊子蕩而不法皆善論莊子者也

程子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言儘有好處故嗜欲深者天機淺程子取之各有儀則之謂性一語易以道陰陽數語天其運乎一段語朱子取之是矣予謂其可取者尚多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曰天道運而無所積皆善言造化者也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曰宇泰定者發其天光皆善言心者也記小童之言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記長梧封人之言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皆善言治者也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其知聖言之非得已者乎曰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其知往言之爲粗迹者乎他若庖丁解牛輪扁斲輪痀僂承蜩等喻皆名理至論而安排去化諸養生之說尤其所長君子不以人廢言讀南華經者擇而取之可也

措詞莫奇於莊子瑰語金聲開闔變化文之所以工也然而終傷於靡矣寓言莫巧於莊子飾亡成有[illegible]莫深於莊子理在事中旨居言外文之所以神也然而終涉於幻矣

荀子知隆禮似矣而顧以禮爲僞知人爲天下之貴似矣而顧以性爲惡知尊仲尼子弓似矣而顧以子游子夏爲賤儒以子思孟子爲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不亦悖乎韓子斷爲大醇小疵不知游夏思孟而槩比於慎到惠施諸子豈小疵而已乎程子以爲大駁殆非過毀者矣

荀子議兵於趙武成王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無壙卽臨事而懼也故曰仁者愛人故惡

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降莫不說喜即先王制兵之本意也當戰國時而能以此爲說善矣然曰術曰權猶有權術者存也梁惠王問利國而孟子直言仁義是豈荀子之所知哉故曰孟子醇乎醇

古者畫衣冠而不犯蓋以德化民而不純任乎刑也後世嚴刑重罰皆暴君汗世之所爲耳荀子乃謂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而以象刑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豈君子之通論哉朱子謂荀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乎說觀此數語亦可見矣

楊子法言或曰經可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是以易爲可益也故作太玄以準易豈知天地有自然之易而伏羲畫之文王重之非益也六十四卦之外不可復加一卦者也故大易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至六十有四皆陰陽之成數也是以相配而能生相推相錯而能變朱子所謂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便會有消長是已今太玄自一而三三而九以至八十一首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是强增一數也且每首

九贊每二贊當一晝夜自謂合曆而不知復多半日於是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是强增二贊也愈勞而數愈不合矣程子曰作大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朱子曰大玄甚拙是矣覆瓿之誚不亦宜乎

楊子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作法言象論語作太玄擬易之謂也吾見其文似而實非矣羊質虎皮其諸自贊者乎

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非也天下未有靜而有失者也是以君子患不靜耳洗心退藏則可神明其德故周子以立人極歸于主靜靜豈易能者哉

文中子謂豳風爲變風非也周人已自有豳雅豳頌之稱也謂[illegible]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傷之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則善測夫子繫豳之意矣

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當之哉未嘗以師道自居也叙中說者乃列王珪于門人誣矣其文中子之罪人乎

程子謂文中子續經甚繆朱子亦反覆辨之是矣程子又謂續經非其自作恐福郊之徒未必附會至此也陽明乃曰擬經未可盡非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足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噫其然豈其然乎

陽明先生曰韓子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過當之論也夫韓不如王朱子言之特言彼之於此耳程子稱原道之作其譜大朱子稱退之不易及西山真氏謂原道諸篇語道德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其法不過禮樂刑政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實萬世之公言也至力排老佛尤非諸子所及史稱孟子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千餘載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非過譽者矣豈文士而已哉文中子言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醮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是猶以老佛爲可宗也而謂退

之去文中子遠甚不亦過乎故曰荀楊不如王韓
而文中子尤優於韓子庶幾公論耳
蘇子瞻曰韓愈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
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
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斯文終愧於古
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
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
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
陽子之功爲多盖亦近於實錄夫程張諸大儒未
出歐陽子能以興起斯文爲任而知排老佛不雜
於異端殆韓子之亞也朱子曰韓退之歐陽永叔
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其論公矣又曰不
曾窮理只是學作文夫二子之文其論大本大原
未嘗有差非明理不能而力排老佛尤其實見吾
儒之理之異於二家者謂之不曾窮理不亦近於
毀乎

談史

王斗曰吾晚食以當車清靜無爲以當貴其言偉矣然猶有心於自遣也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菜羹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簞軺若文軒之飭終身陶然不知其爲貧則心安乎貧不待遣而自得矣非庶幾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乎

漢武帝道逢黃帝墓矣而惑於群臣葬其衣冠之對是信耳而不信目也唐玄宗逐九齡矣而宰相薦

士猶曰風度得如九齡否是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

陳太丘恬淡寡欲何進袁隗表以不次之位時三公每缺議者推之皆辭謝不起非貪位嗜利者也其送張讓父之笮特少展以避禍耳易所謂見惡人無咎楊子所謂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是矣而黃勉齋譏之以爲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不亦過乎夫枉尺直尋謂枉道以求仕也若不得已而少屈以自全固君子之愛身以存道耳遇陽貨而不避夫子爲之矣而何過求於太丘哉史稱後漢諸黨人讒感黨故多所全宥勉齋謂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亦不可籍太丘之屈辱以全身尤爲抑揚太過程子曰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讐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是君子之中道足以怨太丘矣

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荀慈明以董卓徵不出已黃髮矣而應命者以吏持之不得去故畏禍以自全耳後與王允何顒潛圖董卓其非利卓之聘而附之可知朱子譏其

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過矣若史臣謂平運則弘
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大直若屈道固逶
迤又覺稱之太過慈明之出初非有救世之心者
故君子之論人平心而恕物可也

史魚命其子置尸牖下以諫君忠至死而猶存也蘇
秦令其君殉尸於市以求賊詐至死而猶用也

賈高能明趙王之不反似乎義矣而首爲亂謀良臣
固如是乎灌夫獨厚竇嬰於失勢似乎義矣而終
成大禍良友固如是乎故得良友者以道德相觀
而身自安得良臣者以謨猷相告而國彌盛

元紫芝有君子之資其行高出一世乃以不及親在
而娶遂終身不娶是以小孝而滅宗祧卓絕之行
反爲彝倫之病曾愚夫之不若也故曰行不貴苟
難不告而娶所以爲大舜也

欒盈之出也執政禁欒氏之臣勿從辛俞從之而曰
執政命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
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
勤君之明令也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
不君其言似是而實非也盖晉臣周者也欒氏臣
晉者也辛俞臣欒氏者也故晉叛周則晉非欒氏

之君矣欒氏不可從也欒盈叛晉則欒氏非辛俞之君矣辛俞不可從也大義不明而欒氏之私屬乃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不亦悖哉

諸嬖臣死崔杼之難君子不謂之忠臣綠珠爲石崇死碧玉爲喬知之死非烟爲郭象死君子不謂之烈婦

或問胡忠安濙與胡伯始相似何如予曰其廉潔謙恭脂韋阿順及恩榮終始似矣然而伯始屢疏所薦皆海內名士出於中心勤勤懇懇猶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固非忠安所可及也

管幼安如鳳凰翔于千仞如景星慶雲見於霄漢使人可望而不可及其猶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右乎

袁閎避黨錮之禍築土室以居其見卓矣然而母喪不出不亦過乎夫保身全家爲宗祧計也因而遂廢送終大事是因噎而廢食矣噫親喪自盡出於天性君子從欲不出其情能自已乎中庸曰賢智者過之其袁閎之謂與

西漢荀淑之子孫最盛然而無有踰淑者楊震之子孫最盛然而無有踰震者

漢武懲於呂后殺鉤弋夫人及嬪御之有子者以爲

能絕女后外戚之禍是見覆舟隧車者而幷去舟車也不亦愚乎立其子殺其母而非辜也不亦忍乎明著之令女后不得當國外戚不得預政亂源塞矣王后新莽奚有哉我

朝二百年無后戚之禍以祖訓昭如也豈非明效與先正言漢無雜亂之禍予謂太公擁彗迎門卻行顏異以反唇論死竇太主納私夫董偃蓋長主納私夫丁外人皆舉朝所知而董偃復綠幘傅韝隨主謁帝帝賜衣冠觴飲大驩樂卒與董偃會葬於霸陵飛燕合德日與外人淫亂漫無方閑則是雜亂之病漢亦不免但不如唐之甚耳

或問謝安矯情鎮物以盜虛名其淮肥之捷屬有天幸故成則爲謝安敗則爲殷浩其言似可信與予曰謝安何可輕也初桓溫之舉安將以自翼也安則終不附溫而器度聞望復足以寢其覬覦之念庶幾乎汲黯之於淮南也是豈虛名之可爲乎舉玄以禦秦識者遂知玄之不負所舉則其勝秦者非偶然也又豈浪舉者哉燭其婿王鑒之奸終身抑之俾不得入相故鑒有遲我十年作宰相之語尤非淺夫之可及夫正色立朝難矣而卒寢桓溫

篡奪之念爲尤難知謝玄之賢與王鑒之不肖難矣不以姪故而避親不以婿故而徇私爲尤難其忠智大節炳炳若是尚在王導之右也世人不察其然而同聲附和謂之虛名殆矮人觀場者與

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謝病不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二子危行言孫不激不隨可爲處亂世之法

袁紹勸何進悉誅諸宦官太后不聽又策多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治宦官之策無踰數言先則陳蕃竇武今則何進後則李訓鄭注皆欲盡誅其黨而終於僨事不亦宜乎夫訓注無可道賢如武如蕃如進而謀不逮操以是

知迂儒之見不足以救國家之危亂也

慮懷慎自以才不逮姚崇故事皆推讓而不專是無一毫忌害之心所謂休休有容者矣時人指爲伴食宰相不亦異乎夫子以甯武子之愚爲不可及予亦謂懷慎之伴食其人之不可及者與況知宋景而薦之遂繼崇爲名相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夫齊之伯也不曰管仲而曰鮑叔今懷慎讓崇而薦景則姚宋之事業謂非懷慎之功耶

漢末宦者回惑昏幼殘害忠良恣其凶德同敝相濟矣而呂强清忠徇國固辭茅土其前後諸疏皆據經正議切中當時後黃巾賊起帝問所宜行復欲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二千石能否帝於是乃赦黨人雖劉向之忠讜不過也非鴟梟中之威鳳乎他如吳伉之博達奉公託病養志趙祐之博學校書儒者稱之李巡之因事白帝刊定五經丁肅徐衍郭耽之清忠里居不爭權寵亦當時之出類者也唐末宦者弑明立暗擅權悞國凶愎貪殘轉相效尤矣而張承業乃心唐室志存興復雖唐亡已久而猶徘徊晉王勸其復列聖之深讎立唐家之宗社後知存勗將謀自帝諫不可得乃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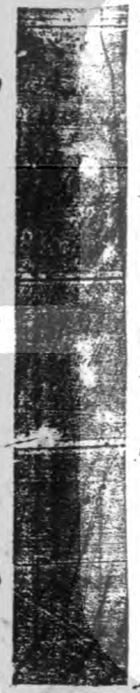
哭歸晉陽邑邑成疾雖子房之爲韓不過也非彗
孛中之景星乎他如馬存亮之擁衛敬宗遂夷大
難嚴遵美之疾其黨類終隱青城西門季玄之忠
謹自守爲世所稱皆當時之自拔者也而存亮不
以寵薄爲望意君之難終復不尸大勞畏權處外
則尤爲可取亞於承業者矣噫宦官中非無賢者
而蕃武訓注輩乃欲盡誅之不亦過乎曹操以爲
當誅首惡一獄吏足矣豈唯事勢當然亦恐濫及
無辜耳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而顧譖阻董仲舒及贊公
是而實非也君子謂之不仁丙吉不問橫道死人
而故憂牛喘舍本而務末也君子謂之不知

班倢伃其善處盛衰之際乎因飛燕寵盛而遂求養
太后於長信宮不俟成帝之徵於聲色也故趙不
能害帝不能廢身名俱全獲考終命不亦賢哉其
被譖考問也訴詞婉順尤足爲對君之法語東海
恭王其善處廢立之際乎因母后見廢而固求遜
位不俟光武之發於幾微也故父子無隙兄弟無
瑕身名俱榮福垂後嗣不亦賢哉其臨病上書也
忠愛懇到尤足表骨肉之至情

鮑焦黔婁之死微乎微者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謂爲曾子之言信矣若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
其君者不食其土恐非子貢之言也夫陳仲子避
兄離母居於於陵孟子以爲蚓而後可今不食其
土則蚓亦不能矣豈聖賢之中道哉

王烈婦嚙指血書字青楓嶺上至今不滅陰雨益明
殆猶萇弘之血化而爲碧者乎其貞烈之心剛大
之氣凝於神而聚於血固非雨露之可濯沙石之
可磨也然則崩城化石又何足疑也哉



李懷光之與朱泚通謀也養子石演芬告之其子璀
在朝亦告之不告者恐害於私恩也告之者不以
小恩而傷大義也李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
負太尉者也而可以告其
父乎璀之言曰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
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不
愛其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耳是璀之密言也度
其君之不能危父也予謂父將叛君而身在君所
亦不得已而從君如歐陽子之論從璟者爾又奚
忍預告其君乎歐陽子之論曰其父以兵攻其君
爲其子者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

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君子以爲至當之論則爲李璀者先不必密言後不必自殺但從君而不預兵復哀訴於君乞念父昔日微勞宥一子以守宗祧德宗未必不從也其斯爲忠不失而孝亦至乎雖然璀處至難之地而從容就死固非夫人之可及也

漢文帝殺薄昭失之刻宥廣王失之寬抑劉章失之私質美而未學者也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周制以周錢有母子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大如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張晏謂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契刀身形員不長二寸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

其文上曰一下曰刀是張晏得於親見者也其確無疑夫錢者流傳於後世世所共見而志猶差繆若是況去古既遠漫無可考者乎故史氏多誣勢所必至者也大史公必欲歷敘上古帝王相傳之世系不闕一人而自以爲核也殆亦不知古史闕疑之道矣

宋襄公忍於用鄫子不仁甚矣而泓之戰不皷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名是而實非也趙襄子塟父五日而起兵圍中牟不孝甚矣而中牟城壞令其復治以爲君子不阨人於險舍本而務末也雖然襄公詐也襄子誠也是又不可不辨也

范蠡不許吳王之行成而終滅其社稷不仁甚矣夫不許吳成特患吳之足爲越禍滅吳庶可高枕而臥耳未幾而見滅於楚是豈意料之可及哉夫越滅吳而楚滅越雖曰天道好還實緣無吳以爲之外蔽也所謂自撤其藩籬者也然則其殘吳者非所以自殘乎故范蠡非特不仁亦不知也

晉文焚山以逼介之推而之推焚死陋哉小丈夫之見也夫既不欲仕則何山不可居哉文若逼之逃之他山而已矣乃不出而焚死是苟難之行泥其

小而忘其大也陋亦甚矣

王嘉以賢孔先不能進爲已罪忠有餘而知不足也

周亞夫顧尚席取著直有餘而孫不足也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召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曰呼河伯婦來視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復以弟子一人投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立待良久欲復使廷掾與豪長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邵二泉遂謂豹近於生道殺民非是是特戰國權謀之術耳夫爲河伯婦可矜矣而巫嫗三老皆愚蠢無知惑於舊俗又何辜乎先則反復曉譬明告以爲河伯娶婦之非而後嚴爲之禁未必其不聽也今乃投大巫嫗河中又投三弟子與三老是欲生河伯婦一人而殺五人也不教而殺虐亦甚矣夫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必殺五人而後足以禁惡俗是以暴易暴也豈知先王令天下風移俗易而人不自知也乎漢宋均守九江下令民爲居后山娶百姓男女爲公嫗者皆娶巫家女於是其事遂絕是豹之遺術而行之以仁庶幾乎君子若君子則明教之嚴禁之而已何事術哉噫宋均下令而惡俗自止益知豹之不必殺巫也

談史

或問東方生如何予曰楊子雲謂滑稽之雄孟堅之太過者也夏侯孝若謂其道循龍舉之太過者也文中子以爲人隱焉乎近其人太史公以爲不根焉乎近其言矣

子貢方人子曰夫我則不暇然則月旦有評殆夫子之所不暇者與善惡大明標榜大著處盛世不可而況衰世哉雖曰誘人爲善術則疎矣若王彥方之表正鄉里不以評而以教其庶幾乎

鄒衍之談天即夫人之所不見不聞者而大言以駭人也以無爲有者也惠施公孫龍之談物即夫人之所已見已聞者而詭言以惑人也以同爲異者也直亂世之言哉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師之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詳觀大史公之意是以知將雨及商瞿有子者爲聖人也豈知孔子非有若可班者直以道之不侔矣乎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蓋實錄也大史公不採孟子而信邪說陋矣夫月離畢則雨與礎潤而雨蟻遷而雨一也稍有知者能辨之故有月離畢不雨者而雨則其常也是何足疑哉言

四十後當生五丈夫子必相者卜者與爲祿命之說者非夫子之言也若夫子則道其常如詩所謂則百斯男傳所謂仁者必有後云爾噫聖人之爲聖者能盡吾心之性也雖於名物器數有不盡知無害也而況於商羊萍實之類哉以知五丈夫子與商羊萍實爲聖則樗里巫咸之徒優於仲尼矣以博聞强記知古今達事變爲聖則子產張華之徒優於仲尼矣世不務明德如聖人而敝精神於無用其諸學不明而邪說誤之若是乎

孔中尼弟子列傳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古史考疑公伯僚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其說是矣盖家語有申繚子周太史公因繚僚相近而傅會之故曰公伯僚字子周於是幷錄論語之說他實無可證也列子記中山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笑之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莊子亦稱公孫龍辯者之徒與惠施同時非弟子明矣太史公謂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若公孫龍受業實書傳所未見也然家語又

稱衛人豈別有公孫龍矣乎君子於其所不知闕如也予以爲後世從祀七十二賢若四十二人之不見書傳及公伯僚公孫龍輩猶在疑似之間寧闕而不祀可焉

楊王孫之裸葬棄先王之禮以自異苟難之行也而史臣爲之立傳不亦陋哉

或問司馬孚當高貴鄉公被弒則枕尸慟哭及陳留王就國復執手歔欷廢立未嘗預謀賻賜一無所用自謂大魏純臣又自謂有魏貞士亮乎張子曰魏之純臣范粲爲首王經次之孚雖始不預謀而終利其祿位亦晉臣之賢者耳綱目書晉太宰安平王孚卒不得與陶潛張承業比可謂實錄也然則爲孚者宜奈何若魯叔肸之處宣公武攸緒之處天后其庶幾矣乎

予讀阮籍詠懷詩至驅馬舍之去去止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未嘗不善籍遭時昏亂憂深慮遠故能托酣縱以自垢終於保身以庇妻子也如病免將濟之掾預脫曹輔之禍不忤文帝之求婚不荅鍾會之問事咸爲善藏其用比潘岳之徒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寧覆其宗而弗悟者相去遠

矣籍亦哲士也哉然毋終留人決賭醉視吊客及
卧鄰婦當壚之側哭兵家未嫁之女則大德踰閑
篾倫越理非孫言晦迹之道[illegible]垢何必爾爾
惟淵明識遠情真澹[illegible]而心自全高
視一世者也其次若[illegible]觸[illegible]
網羅而復禮度自處[illegible]君
子之蹤矣至孫登[illegible]
則又次焉者也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鑽而無遺筴不能避[illegible]
崔浩神於推步其論勝敗興衰毫髮不爽而終敗
於驕矜郭璿善於占驗知有晉之亡姚去姚歸晉
而卒斃於追騎其諸神龜之知乎詩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傳曰自知者明是君子之大知靈於萬
物者也
或問狐突受刑知重耳之可輔也爲子謀者善矣爲
毛偃宜奈何予曰程子謂楚質母以招陵陵降可
也則懷公命無從亡人而將不利於狐突爲二子
者宜辭重耳而歸矣故孟子爲舜謀則曰竊負而
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徐庶知操

不可事本欲與劉將軍圖事而終於歸操人子之心固有大不得已者何假計乎其他雖然徐庶未臣備毛偃已臣重耳陵已臣漢也況狐突弗召則毛偃或未知楚質母以招陵而母遂刎則陵雖降楚無益也毛偃王陵之事其亦君子之大不幸者與若機猶可乘事猶可爲則君子寧無偃陵之功而必思所以生其父母斯人子之至情也

或問楚平王囚伍奢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父憂奇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女父不來今殺奢也爲二子宜奈何予曰瞽叟誅舜舜不受誅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去夫豈忍於君父權其重也使二子就禽父子俱死則伍將不祀以小仁而滅宗祧非人子之道也故伍尚之歸死非是父讎雖不共天而君父一也父有罪君奉天以討之則弗讎父無罪君以私意誅之則怨而弗敢讎於是獨有去而弗臣云耳今必報之克郢而鞭平王是以父子之情而廢事君之義非人臣之道也故員亦非是爲二子者去而弗禽怨而弗讎思若禹之卒顯其親其庶矣乎

嵇紹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御莫不潰散而獨能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帝服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從容就義可謂難矣予則尤有憾焉何者紹父康康仕魏中散大夫後閒居山濤薦之不起爲書絕濤君子謂康有深意書特放言云耳昭無故殺之則紹於司馬氏父之讎君之賊也力能討討之力弗能討如王裒隱居教授不西向而坐可矣乃遂事晉致其身要父子君臣之極不猶有可感者乎綱目何以書官書死之世衰道微多食人之祿而忘其難紹仕晉固非而忠所事則善矣取之善善長也然紹之始仕官卑法不例書書曰晉以嵇紹爲秘書丞朱子之意微矣或曰非紹則當是伍員予曰不然奢仕楚平而平殺之君之於臣非罪則命耳臣子一也故不當報員縱忿之唯有托於他國終身不向楚而已康未嘗臣昭也紹烏可以勿讎也哉若山濤始勸紹出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則大亂之言也夫三綱於人如天必覆地必載夏必熱冬必寒亘萬古不易者何消息之有濤仕魏吏部郎復爲晉尚書此

其與時消息者乎不然紹舜居私門欲辭徵不就
徵濤言豈不爲大忠至孝也哉故濤之薦康者殺
之也非所以言有君也其薦紹者悞之也非所以
言有父也

子州支父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而未暇受堯之天
下是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范雲寧促已壽命而急
於預陳武九錫之慶是以生易一時之榮寵也人
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雖然幽憂不治則吾身且
斃天下雖至重將安用之子州支父之未暇誠不
暇也孰謂莊生之寓言大過乎

前慈明以漢爲火德其德爲孝故漢制使天下誦孝
經舉吏察孝廉果如是則以金以水王者將不得
孝其親與將舉不孝以爲吏與牽合附會破碎大
道真小儒之曲說鄒衍之奴隸也然自孝文亂命
天下恬不爲恠翟相號知經猶忍於附亂行私唯
慈明謂不可貫萬世而欲聽公卿二千石之終喪
則卓然不惑獨探本原者矣

郭景純知命盡日中奇矣知臨刑地必倚樹巢知行
刑人預遺袴褶則奇而又奇者也然知莫能救徒
銜力設醊裸身被髮而桓彝竟破之豈非修短罔

逃禳厭難勝也哉以是知術數之無益也景純欲
爲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
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亦可謂超然不惑者矣雖然謂無勞景純之筮則
可耳若謂不用蓍龜可乎君子觀變玩占于蓍穆
卜繇兆于龜所以達陰陽決疑貳審吉凶趨避之
機知進退存亡之道庶乎動不括而業可成故曰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盖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性由以盡矣原始反終知
死生之說則命由以知矣孰謂蓍龜可盡廢乎若
易林玄悟靈龜六壬等書始專言占驗而無關于
性命病乎蓍龜者也又必火其書而後可以語先
王之卜筮

或問晉書記劉聰子約死一指尤煖遂不殯殮及蘇
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崑崙三日而
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死者悉在宮室甚麗號
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
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大亂相
殺害居家死亡畧盡但可水明輩十數人在耳汝

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璧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璧並葬焉信有之乎予曰劉約偶昏厥眩亂而心實無恙故恍恍如有所覩即人之寐而成夢也妄言汝父後三年當來國大亂死傷畧盡則劉氏將亡之讖傳所謂狐突之妖夢者是也流布漸訛之史氏又從而文之故其說鑿鑿徒世姊誣者駕空飾幻以相熒惑如野史緋衣人召李賀紫素元君釋任生其說至繁而文士復引之以爲故實惑亦甚矣故史以傳信爲百代之蓍龜則詭異鎖言如此類者咸削而不載可也若曰皮囊白璧何物也則國之將亡妖孽並有猶之遮秦使遺璧皆妖物云耳非冥漠之中實具侯王宮室而有人以授之也夫以聰之淫虐生爲帝死爲王將令凶人益無所忌其言甚於輪廻之禍而備載以惑世可乎盖緣晉書雜採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諸野

史故多怪事如此君子謂作史必須才學識三長
而識其尤要者與
日月五星有常度五行有常理反常則爲異爲災乖
氣所致也經所謂惟天降災祥在德也先王遇災
而懼修德以格天而變或可消傳所謂克謹天戒
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也史稱武王啓金縢之書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宋公出罪己之言熒惑退
舍天人相應速於影響理實有之聖人之言災異
其意若是而已洪範雖以五事配庶徵蔡氏亦言
必曰某事得則有某休徵某事失則有某咎徵亦
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天人之妙矣故春秋日食
則書曰某年月日日有食之而已無他辭也雨木
氷則書曰某年月日雨木氷而已無他辭也裨竈
等始附會之至劉向五行傳京房易占以某事有
某災某災宜某應穿鑿益甚夫日食咎在君是臣
將可以弗戒也月變星變咎在臣雨木氷卿大夫
有害是君將可以弗戒也且言某年宜有某災而
災既見則某咎必應若弗可消者啓人君怠慢之
心甚非洪範春秋之意後世兩漢書晉書諸史志
天文五行又於災異下各引劉向京房諸論而實

以所應之事則是占書也而非史也噫春秋月食不書而史氏備載占驗志益繁而懲戒益緩徒繁無益也惟五代史司天考不言占應可謂得春秋之微意詞約而該博矣

晉書藝術傳稱郭麐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途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特言小技之無補耳贊曰怪力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則粹乎君子之言矣又曰厭勝禳災隱文章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不亦惑乎夫麻襦之隱語索紞之占夢其術極爲纖瑣而王嘉步能淳于智卜一逆終于誅死吾不知其何益也俱至搜羅無稽爲之作傳甚者謂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斯盖酷於語怪者也故藝術二十四傳大約可無或曰藝成而下何如曰曆律醫筮琴瑟詞翰之類皆是也伶倫岐伯大撓鬼庾區諸人尚已而後世若扁鵲華佗之醫王良之御養由基之射巫石之星經張衡之渾象僧一行之大衍伯牙之琴瓠巴之瑟嚴君平之賣卜相如子雲之詞賦皆其不可泯者也晉史既別立文苑傳則藝術當紀者阮咸之審音

姜岌之步歷王氷褚澄之醫羲獻之書嵇康之琴其庶幾者乎若夫鈐決緯候以役鬼神風角星管以談禍福譸張爲幻詭異相驚皆方術也方術者方外之術也周禮所謂執左道以惑人李德裕所謂譎詐丕誕不可信者也非藝也後漢書謂之方術是矣而爲之立傳可乎若華佗之醫則予所謂藝也非方術也當如倉公直爲作傳可也至郭憲不受王莽之爵焚衣以逃海濱光武西征憲又拔佩刃以斷車軔謝夷吾遷刺史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第五倫薦其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又不